

新注涵芬樓本

資治通鑑

宋·司馬光撰 / 何香久 審訂

1204.3
28(4)

〔宋〕司马光撰

何香久 审订

資治通鑑



新
院
金
注
共
藏
書
專
用
芬
樓
本

人民日報出版社

4

目 录

4

卷第一百一十七 晋纪三十九

安皇帝壬 (2265)

卷第一百一十八 晋纪四十

安皇帝癸 (2283)

恭皇帝 (2301)

卷第一百一十九 宋纪一

高祖武皇帝 (2306)

营阳王 (2319)

卷第一百二十 宋纪二

太祖文皇帝上之上 (2328)

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 纪 三

太祖文皇帝上之中 (2351)

卷第一百二十二 宋 纪 四

太祖文皇帝上之下 (2371)

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 纪 五

太祖文皇帝中之上 (2394)

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 纪 六

太祖文皇帝中之中 (2417)

卷第一百二十五 宋 纪 七

太祖文皇帝中之下 (2442)

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 纪 八

太祖文皇帝下之上 (2464)

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 纪 九

太祖文皇帝下之下 (2478)

卷第一百二十八 宋 纪 十

世祖孝武皇帝上 (2495)

卷第一百二十九 宋 纪 十 一 上 齐 六十三百一第
(1570) 世祖孝武皇帝下 (2517)

卷第一百三十 宋 纪 十 二 上 齐 十三百一第
(1578) 太宗明皇帝上之上 (2535)

卷第一百三十一 宋 纪 十 三 上 齐 八十三百一第
(1585) 太宗明皇帝上之下 (2549)

卷第一百三十二 宋 纪 十 四 上 齐 八十三百一第
(1592) 太宗明皇帝中 (2571)

卷第一百三十三 宋 纪 十 五 上 齐 八十四百一第
(1599) 太宗明皇帝下 (2588)
苍梧王上 (2600)

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 纪 十 六 上 齐 八十四百一第
(1606) 苍梧王下 (2610)
顺皇帝 (2613)

卷第一百三十五 齐 纪 一 上 齐 三十四百一第
(1613) 太祖高皇帝 (2634)
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(2652)

卷第一百五十二 梁 纪 八 梁 十四百一 梁恭
(2959) 高祖武皇帝八 (2959)

卷第一百五十三 梁 纪 九 梁 十四百一 梁恭
(2973) 高祖武皇帝九 (2973)

卷第一百五十四 梁 纪 十 梁 十四百一 梁恭
(2984) 高祖武皇帝十 (2984)

卷第一百五十五 梁 纪 十一 梁 十四百一 梁恭
(2995) 高祖武皇帝十一 (2995)

卷第一百五十六 梁 纪 十二 梁 十四百一 梁恭
(3006) 高祖武皇帝十二 (3006)

卷第一百五十七 梁 纪 十三 梁 十四百一 梁恭
(3017) 高祖武皇帝十三 (3017)

卷第一百五十八 梁 纪 十四 梁 十四百一 梁恭
(3028) 高祖武皇帝十四 (3028)

卷第一百五十九 梁 纪 十五 梁 十四百一 梁恭
(3039) 高祖武皇帝十五 (3039)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七

晋纪三十九

起旃蒙单阏，尽柔兆执徐，凡二年。〔起乙卯（公元415年），止丙辰（公元416年）共二年〕

安皇帝壬

义熙十一年（乙卯，公元415年）春，正月，丙辰，魏主嗣还平城。

太尉裕收司马休之次子文宝、兄子文祖，并赐死；发兵击之。诏加裕黄钺，领荆州刺史。庚午，大赦。

丁丑，以吏部尚书谢裕为尚书左仆射。

辛巳，太尉裕发建康。以中军将军刘道怜监留府事，刘穆之兼右仆射，事无大小，皆决于穆之。又以高阳内史刘钟领石头戍事，屯冶亭〔1〕，休之府司马张裕、南平太守檀范之闻之，皆逃归建康。裕，邵之兄也。雍州刺史鲁宗之自疑不为太尉裕所容，与其子竟陵太守轨起兵应休之。

二月，休之上表罪状裕，勒兵拒之。

裕密书招休之府录事参军南阳韩延之，延之复书曰：“承亲帅戎马，远履西畿，阖境士庶，莫不惶骇。辱疏，知以谯王前事〔2〕，良

〔1〕冶亭：地名，即冶城，在今江苏南京内朝天宫一带。相传为三国吴冶铸处。

〔2〕谯王前事：谯王，指司马文思，为司马休之之子。文思凶暴为刘裕所执，送之休之，令自训厉，意欲休之杀之，休之只废文思之职，裕不悦。详见本书第一一六卷晋安帝义熙元年（公元414年）。

增叹息。司马平西体国忠贞〔1〕，款怀待物〔2〕。以公有匡复之勋，家国蒙赖，推德委诚〔3〕，每事询仰〔4〕。譙王往以微事见劾，犹自表逊位；况以大过，而当嘿然邪〔5〕！前已表奏废之，所不尽者命耳。推寄相与，正当如此。而遽兴兵甲，所谓‘欲加之罪，其无辞乎’〔6〕！刘裕足下，海内之人，谁不见足下此心，而复欲欺诳国士！来示云‘处怀期物，自有由来’〔7〕，今伐人之君，陷人以利，真可谓‘处怀期物，自有由来’者乎！刘藩死于闾阖之门，诸葛毙于左右之手；甘言谄方伯，袭之以轻兵〔8〕；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，阊外无自信诸侯，以是为得算，良可耻也！贵府将佐及朝廷贤德，寄命过日。吾诚鄙劣，尝闻道于君子，以平西之至德，宁可无授命之臣乎！必未能自投虎口，比迹郗僧施之徒明矣〔9〕。假令天长丧乱，九流浑浊，当与臧洪游于地下〔10〕，不复多言。”裕视书叹息，以示将佐曰：“事人当如此矣！”延之以裕父名翹，字显宗，乃更其字曰显宗，名其子曰翹，以示不臣刘氏。

琅邪太守刘朗帅二千余家降魏。

庚子，河西胡刘云等帅数万户降魏。

太尉裕(吏)〔使〕参军檀道济、朱超石将步骑出襄阳。超石，龄石之弟也。江夏太守刘虔之将兵屯三连，立桥聚粮以待，道济等积

〔1〕司马平西：指司马休之，司马休之当时担任平西将军之职。故称。

〔2〕款怀待物：待人诚恳。

〔3〕推德委诚：推心置腹以诚相见。

〔4〕询仰：尊敬地询问。

〔5〕嘿然：沉默不语。

〔6〕“所谓”句：这是春秋时晋国大夫里克在被周公忌父所杀前说过的一句话，语见《左传》僖公十年。

〔7〕“处怀期物，挚诚待人处事。”

〔8〕“甘言”两句：指刘裕袭击刘毅之事，见本书第一一六卷晋安帝义熙八年(公元412年)。

〔9〕“比迹”句：郗僧施曾随刘毅西上为南蛮校尉后军司马，后在江陵被刘裕所杀，其事详见本书第一一六卷晋安帝义熙八年(公元412年)。

〔10〕臧洪(公元160—195年)：字子源，广陵射阳(今江苏宝应东)人，举孝廉为丘长。董卓专权时，他说服刘岱、孔伉等联合讨之。后归袁绍，任青州刺史，但又因事与绍结怨，被绍围困于东郡，城破被杀，详见本书第六十一卷汉献帝兴平二年(公元195年)。

日不至。鲁轨袭击虔之，杀之。裕使其婿振威将军东海徐逵之统参军蒯恩、王允之、沈渊子为前锋，出江夏口〔1〕。逵之等与鲁轨战于破冢，兵败，逵之、允之、渊子皆死，独蒯恩勒兵不动。轨乘胜力攻之，不能克，乃退。渊子，林子之兄也。

裕军于马头〔2〕，闻逵之死，怒甚；三月，壬午，帅诸将济江。鲁轨、司马文思将休之兵四万，临峭岸置陈〔3〕，军士无能登者。裕自被甲欲登，诸将谏，不从，怒愈甚。太尉主簿谢晦前抱持裕，裕抽剑指晦曰：“我斩卿！”晦曰：“天下可无晦，不可无公！”建武将军胡藩领游兵在江津，裕呼藩使登，藩有疑色。裕命左右录来〔4〕，欲斩之，藩顾曰：“正欲击贼，不得奉教〔5〕！”乃以刀头穿岸〔6〕，劣容足指〔7〕，腾之而上，随之者稍多。既登岸，直前力战。休之兵不能当，稍引却。裕兵因而乘之，休之兵大溃，遂克江陵。休之、宗之俱北走，轨留石城。裕命阆中侯下邳赵伦之、太尉参军沈林子攻之；遣武陵内史王镇恶以舟师追休之等。

有群盗数百夜袭冶亭，京师震骇；刘钟讨平之。

秦广平公弼潜姚宣于秦王兴，宣司马权丕至长安，兴责以不能辅导，将诛之；丕惧，诬宣罪恶以求自免。兴怒，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狱，命弼将三万人镇秦州。尹昭曰：“广平公与皇太子不平〔8〕，今握强兵于外，陛下一旦不讳〔9〕，社稷必危。‘小不忍，乱大谋’〔10〕，陛下之谓也。”兴不从。

夏王勃勃攻秦杏城，拔之，执守将姚逵，坑士卒二万人。秦王

〔1〕江夏口：地名，即古夏水通长江之口，在湖北监利西。

〔2〕马头：地名，在今湖北公安西北的长江南岸。

〔3〕峭岸：陡峭的河岸。陈：同“阵”。

〔4〕录：抓。

〔5〕奉教：遵守命令。

〔6〕穿岸：在河岸上戳。

〔7〕劣：形容戳出的洞很小。

〔8〕平：和睦。

〔9〕不讳：对死的委婉说法。

〔10〕小不忍，乱大谋：语出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。意为在小问题上不忍耐，会把大局搞乱。大谋，重要的计策或决策。

兴如北地，遣广平公弼及辅国将军敛曼嵬向新平，兴还长安。

河西王蒙逊攻西秦广武郡，拔之。西秦王炽磐遣将军乞伏臧尼寅邀蒙逊于浩亶〔1〕，蒙逊击斩之，又遣将军折斐等帅骑一万据勒姐岭〔2〕，蒙逊击禽之。

河西饥胡相聚于上党，推胡人白亚栗斯为单于，改元建平，以司马顺宰为谋主〔3〕，寇魏河内。夏，四月，魏主嗣命公孙表等五将讨之。

青、冀二州刺史刘敬宣参军司马道赐，宗室之疏属也〔4〕。闻太尉裕攻司马休之，道赐与同府辟闻道秀、左右小将王猛子谋杀敬宣〔5〕，据广固以应休之。乙卯，敬宣召道秀，屏人语，左右悉出户。猛子逡巡在后，取敬宣备身刀杀敬宣。文武佐吏即时讨道赐等，皆斩之。

己卯，魏主嗣北巡。

西秦王炽磐子元基自长安逃归，炽磐以为尚书左仆射。

五月，丁亥，魏主嗣如大宁。

赵伦之、沈林子破鲁轨于石城，司马休之、鲁宗之救之不及，遂与轨奔襄阳，宗之参军李应之闭门不纳。甲午，休之、宗之、轨及谯王文思、新蔡王道赐、梁州刺史马敬、南阳太守鲁范俱奔秦〔6〕。宗之素得士民心，争为之卫送出境。王镇恶等追之，尽境而还。

初，休之等求救于秦、魏，秦征虏将军姚成王及司马国璠引兵至南阳，魏长孙嵩至河东，闻休之等败，皆引还。休之至长安，秦王兴以为扬州刺史，使侵扰襄阳。侍御史唐盛言于兴曰：“据符谶之文，司马氏当复得河、洛。今使休之擅兵于外，犹纵鱼于渊也；不如

〔1〕臧(tuī 颓)：用于人名。

〔2〕勒姐岭：也可写作勒且岭，在今青海乐都西南。

〔3〕“以司马”句：司马顺宰率饥胡起兵事，见本书第一一六卷晋安帝义熙十年（公元414年）。谋主，主要谋士。

〔4〕疏属：血缘关系较远的亲属。

〔5〕同府：司马道赐与辟闻道秀都是刘敬宣的幕僚，所以是同府。辟闻：复姓。

〔6〕新蔡王道赐：新蔡王司马道赐。这个司马道赐与前文同名者不是一人。

以高爵厚礼，留之京师。”兴曰：“昔文王卒免羑里^{〔1〕}，高祖不毙鸿门^{〔2〕}；苟天命所在，谁能违之！脱如符谶之言，留之适足为害。”遂遣之。

诏加太尉裕太傅、扬州牧，剑履上殿^{〔3〕}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^{〔4〕}。以兖、青二州刺史刘道怜为都督荆、湘、益、秦、宁、梁、雍七州诸军事、骠骑将军、荊州刺史。道怜贪鄙^{〔5〕}，无才能，裕以中军长史晋陵太守谢方明为骠骑长史、南郡相，命道怜府中众事皆咨决于方明。方明，冲之子也。

益州刺史朱龄石遣使诣河西王蒙逊，谕以朝廷威德。蒙逊遣舍人黄迅诣龄石，且上表言：“伏闻车骑将军裕欲清中原，愿为右翼^{〔6〕}，驱除戎虏。”

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乌洛孤与蒙逊结盟，蒙逊遣其弟湟河太守汉平莅盟于夏。

西秦王炽磐帅众三万袭湟河，沮渠汉平拒之，遣司马隗仁夜出击炽磐，破之。炽磐将引去，汉平长史焦昶、将军段景潜召炽磐，炽磐复攻之，昶、景因说汉平出降。仁勒壮士百余据南门楼，三日不下，力屈，为炽磐所禽。炽磐欲斩之，散骑常侍武威段晖谏曰：“仁临难不畏死，忠臣也，宜宥之以厉事君^{〔7〕}。”乃囚之。炽磐以左卫将军匹达为湟河太守，击乙弗窟乾，降其三千余户而归。以尚书右仆射出连虔为都督岭北诸军事、凉州刺史^{〔8〕}；以凉州刺史谦屯为镇军大将军、河州牧。隗仁在西秦五年，段晖又为之请，炽磐免之，使还姑臧。

〔1〕文王卒免羑(yǒu 西)里：周文王最终还是被商纣王从囚禁地羑里释放。文王，指周文王，羑里，地名，在今河南汤阴一带。

〔2〕“高祖”句：指汉高祖刘邦当初在鸿门宴上未被项羽所杀一事。见本书第九卷汉高祖元年(公元前206年)。

〔3〕剑履：带剑、着靴。

〔4〕赞拜不名：司仪宣读行礼时不自称姓名。

〔5〕贪鄙：贪婪、鄙陋。

〔6〕右翼：正面右侧的军队。古代以西为右。

〔7〕厉：激励、鼓励。

〔8〕岭北：指洪池岭以北。在今甘肃武威东南。

戊午^{〔1〕}，魏主嗣行如濡源，遂至上谷、涿鹿、广宁^{〔2〕}。秋，七月，癸未，还平城。

西秦王炽磐以秦州刺史县达为尚书令，光禄勋王松寿为秦州刺史。

辛亥晦，日有食之。

八月，甲子，太尉裕还建康，固辞太傅、州牧，其余受命。以豫章公世子义符为兖州刺史。

丁未^{〔3〕}，谢裕卒；以刘穆之为左仆射。

九月，己亥，大赦。

魏比岁霜早，云、代之民多饥死。太史令王亮、苏坦言于魏主嗣曰：“按讖书，魏当都邺，可得丰乐。”嗣以问群臣，博士祭酒崔浩、特进京兆周澹曰：“迁都于邺，可以救今年之饥，非久长之计也。山东之人^{〔4〕}，以国家居广漠之地，谓其民畜无涯^{〔5〕}，号曰‘牛毛之众’。今留兵守旧都，分家南徙，不能满诸州之地，参居郡县^{〔6〕}，情见事露，恐四方皆有轻侮之心；且百姓不便水土，疾疫死伤者必多。又，旧都守兵既少，屈丐、柔然将有窥窬之心^{〔7〕}，举国而来，云中、平城必危，朝廷隔恒、代千里之险^{〔8〕}，难以赴救，此则声实俱损也。今居北方，假令山东有变，我轻骑南下，布漠林薄之间^{〔9〕}，孰能知其多少！百姓望尘慑服，此国家所以威制诸夏也。来春草生，湏酪将出^{〔10〕}，兼以菜果，得及秋熟，则事济矣。”嗣曰：“今仓廩空竭，既无以待来秋，若来秋又饥，将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宜简饥贫之户，使

〔1〕戊午：五月癸未朔，无戊午。

〔2〕广宁：郡名，治今河北涿鹿。

〔3〕丁未：八月壬子朔，无丁未。

〔4〕山东：太行山以东。

〔5〕涯：边，此句指人畜多得无法计算。

〔6〕参居：掺杂居住。参，义同搀。

〔7〕屈丐：赫连勃勃。在北方语言中，屈丐是卑下的意思。北魏人此语有轻视之意。窥窬：伺机而动。

〔8〕“朝廷”句：从恒山到代郡，有飞狐口（在今河北蔚县东南）、倒马关（在今河北唐县西北）等形势险要易守难攻之地。

〔9〕布漠（hù mù）：散布，遍布。林薄：草木交错丛生。

〔10〕湏酪（zhōng lǎo 众涝）：即奶酪。湏，乳汁。

就谷山东^{〔1〕}；若来秋复饥，当更图之，但方今不可迁都耳。”嗣悦，曰：“唯二人与朕意同。”乃简国人尤贫者诣山东三州就食^{〔2〕}，遣左部尚书代人周几卿众镇鲁口以安集之^{〔3〕}。嗣躬耕藉田^{〔4〕}，且命有司劝课农桑。明年，大熟，民遂富安。

夏赫连建将兵击秦，执平凉太守姚周都，遂入新平。广平公弼与战于龙尾堡^{〔5〕}，禽之。

秦王兴药动^{〔6〕}。广平公弼称疾不朝，聚兵于第。兴闻之，怒，收弼党唐盛、孙玄等杀之。太子泓请曰：“臣不肖，不能缉谐兄弟^{〔7〕}，使至于此，皆臣之罪也。若臣死而国家安，愿赐臣死；若陛下不忍杀臣，乞退就藩。”兴恻然悯之，召姚赞、梁喜、尹昭、敛曼嵬与之谋，囚弼，将杀之，穷治党与^{〔8〕}。泓流涕固请，乃并其党赦之。泓待弼如初，无忿恨之色。

魏太史奏：“荧惑在匏瓜中^{〔9〕}，忽亡不知所在，于法当入危亡之国，先为童谣妖言，然后行其祸罚。”魏主嗣召名儒十余人使与太史议荧惑所指，崔浩对曰：“按《春秋左氏传》：‘神降于莘’，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。庚午之夕^{〔10〕}，辛未之朝^{〔11〕}，天有阴云；荧惑之亡，当在二日。庚之与午，皆主于秦；辛为西夷。今姚兴据长安，荧惑必入秦矣。”众皆怒曰：“天上失星，人间安知所指！”浩笑而不应。后八十余日，荧惑出东井^{〔12〕}，留守句己^{〔13〕}，久之乃去。秦大旱，

〔1〕就谷山东：去山东找饭吃。

〔2〕山东三州：指定州、相州、冀州。

〔3〕鲁口：城名，在今河北饶阳。安，安抚。

〔4〕藉田：古代帝王为奉祀祖庙鼓励农耕而举行的耕田仪式。

〔5〕龙尾堡：在今陕西岐山东。

〔6〕药动：指开始觉得药性发作。

〔7〕缉谐：使……和睦相处。

〔8〕党与：即党羽。

〔9〕荧惑：火星别名。匏(páo 咆)瓜：星名，一名天鸡，在银河九星以南。迷信认为荧惑入匏瓜会危及国家。

〔10〕庚午之夕：指八月十九日晚上。

〔11〕辛未之朝：指八月二十日早上。

〔12〕东井：星宿名，即井宿，属双子座。

〔13〕句己：指荧惑星(火星)运行时去而复来，环绕而行，其轨迹如同钩子形状，或可形成己字状。

昆明池竭^{〔1〕}，童谣讹言，国人不安，间一岁而秦亡。众乃服浩之精妙。

冬，十月，壬子，秦王兴使散骑常侍姚敞等送其女西平公主于魏，魏主嗣以后礼纳之。铸金人不成，乃以为夫人^{〔2〕}，而宠遇甚厚。

辛酉，魏主嗣如沮洳城^{〔3〕}，癸亥，还平城。十一月，丁亥，复如豺山宫；庚子，还。

西秦王炽磐遣襄武侯昙达等将骑一万击南羌弥姐、康薄于赤水^{〔4〕}，降之；以王孟保为略阳太守，镇赤水。

燕尚书令孙护之弟伯仁为昌黎尹，与其弟叱支乙拔皆有才勇，从燕王跋起兵有功^{〔5〕}，求开府不得，有怨言，跋皆杀之。进护开府仪同三司、录尚书事，以慰其心，护怏怏不悦，跋酖杀之^{〔6〕}。辽东太守务银提自以有功，出为边郡，怨望，谋外叛，跋亦杀之。

林邑寇交州，州将击败之。

十二年（丙辰，公元416年）春，正月，甲申，魏主嗣如豺山宫。戊子，还平城。

加太尉裕兖州刺史、都督南秦州，凡都督二十二州^{〔7〕}；以世子义符为豫州刺史。

秦王兴使鲁宗之将兵寇襄阳，未至而卒。其子轨引兵入寇，雍州刺史赵伦之击败之。

〔1〕昆明池：是汉武帝元狩三年（公元前120年）开凿的人工湖，位于今陕西西安市西南的丰水和漓水之间，约四十里。一为训练水军，准备和昆明国作战，二为解决长安水源不足的困难。

〔2〕“铸金人”二句：按北魏旧例，立嗣、立后的候选者都要亲手铸金人，然后根据铸成与否决定取舍。

〔3〕沮洳城：城名，在今内蒙古兴和西北。

〔4〕赤水：河流名，即今甘肃陇西县东渭河支流赤亭水。

〔5〕“从燕王”句：指孙护之弟伯仁起兵诛杀慕容熙之事，详见本书第一一四卷晋安帝义熙三年（公元407年）。

〔6〕酖（zhèn）：同“鸩”。

〔7〕二十二州：即徐、南徐、豫、南豫、兖、南兖、青、冀、幽、并、司、郢、荆、江、湘、雍、梁、益、宁、交、广、南秦各州。

西秦王炽磐攻秦洮阳公彭利和于湫川〔1〕，沮渠蒙逊攻石泉以救之〔2〕。炽磐至沓中〔3〕，引还。二月，炽磐遣襄武侯昙达救石泉，蒙逊亦引去。蒙逊遂与炽磐结和亲。

秦王兴如华阴，使太子泓监国，入居西宫。兴疾笃，还长安，黄门侍郎尹冲谋因泓出迎而杀之。兴至，泓将出迎，宫臣谏曰：“主上疾笃，奸臣在侧，殿下今出，进不得见主上，退有不测之祸。”泓曰：“臣子闻君父疾笃而端居不出，何以自安！”对曰：“全身以安社稷，孝之大者也。”泓乃止。尚书姚沙弥谓尹冲曰：“太子不出迎，宜奉乘輿幸广平公第；宿卫将士闻乘輿所在，自当来集，太子谁与守乎！且吾属以广平公之故，已陷名逆节，将何所自容！今奉乘輿以举事，乃杖大顺〔4〕，不惟救广平之祸〔5〕，吾属前罪亦尽雪矣。”冲以兴死生未可知，欲随兴入宫作乱，不用沙弥之言。

兴入宫，命太子泓录尚书事，东平公绍及右卫将军胡翼度典兵禁中，防制内外。遣殿中上将军敛曼鬼收弼等中甲仗，内之武库。

兴疾转笃，其妹南安长公主问疾，不应。幼子耕儿出，告其兄南阳公愔曰：“上已崩矣，宜速决计。”愔即与尹冲帅甲士攻端门，敛曼鬼、胡翼度等勒兵闭门拒战。愔等遣壮士登门，缘屋而入，及于马道。泓侍疾在咨议堂，太子右卫率姚和都帅东宫兵入屯马道南。愔等不得进，遂烧端门。兴力疾临前殿〔6〕，赐弼死。禁兵见兴，喜跃，争进赴贼，贼众惊扰，和都以东宫兵自后击之，愔等大败。愔逃于骊山，其党建康公吕隆奔雍，尹冲及弟泓来奔。兴引东平公绍及姚赞、梁喜、尹昭、敛曼鬼入内寝，受遗诏辅政。明日，兴卒。泓秘不发丧，捕南阳公愔及吕隆、大将军尹元等，皆诛之。乃

〔1〕湫川：一作强川口，在今甘肃南部西倾山南。

〔2〕石泉：在今甘肃临夏西北。

〔3〕沓中：在今甘肃舟曲县以西，岷县西南。

〔4〕大顺：正当理由。

〔5〕救：解除，铲除。

〔6〕力疾：强撑病体。

发丧，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永和。泓命齐公恢杀安定太守吕超^{〔1〕}，恢犹豫久之，乃杀之。泓疑恢有贰心，恢由是惧，阴聚兵谋作乱。泓葬兴于偶陵，谥曰文桓皇帝，庙号高祖。

初，兴徙李闰羌三千户于安定^{〔2〕}。兴卒，羌酋党容叛，泓遣抚军将军姚赞讨降之，徙其酋豪于长安，余遣还李闰。北地太守毛雍据赵氏坞以叛^{〔3〕}，东平公绍讨禽之。时姚宣镇李闰，参军韦宗闻毛雍叛，说宣曰：“主上新立，威德未著，国家之难，未可量也，殿下不可不为深虑。邢望险要^{〔4〕}，宜徙据之，此霸王之资也。”宣从之，帅户三万八千，弃李闰，南保邢望。诸羌据李闰以叛，东平公绍进讨破之。宣诣绍归罪，绍杀之。

二月，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。裕戒严将伐秦。诏加裕领司、豫二州刺史，以其世子义符为徐、兖二州刺史。琅邪王德文请启行戎路^{〔5〕}，修敬山陵；诏许之。

夏，四月，壬子，魏大赦，改元泰常。

西秦襄武侯昙达等击秦秦州刺史姚艾于上邽，破之，徙其民五千余户于枹罕。

五月，癸巳，加太尉裕领北雍州刺史^{〔6〕}。

六月，丁巳，魏主嗣北巡。

并州胡数万落叛秦，入于平阳，推匈奴曹弘为大单于，攻立义将军姚成都于匈奴堡^{〔7〕}。征东将军姚懿自蒲阪讨之，执弘，送长安，徙其豪右万五千落于雍州。氐王杨盛攻秦祁山，拔之，进逼秦州。秦后将军姚平救之，盛引兵退；平与上邽守将姚嵩追之。夏王

〔1〕“泓命”句：因为吕隆与吕超是兄弟。

〔2〕李闰：也作李闰堡，在今陕西蒲城东北。

〔3〕赵氏坞：地名，确址待考，疑在今陕西耀县境。

〔4〕邢望：地名，确址待考，疑在今陕西大荔县境。

〔5〕启行戎路：语出《诗经·小雅·六月》“元戎十乘，以先启行。”诗句大意为“大型战车十辆，在前面冲开敌垒”。司马德义引用这一诗句，是请求出征作先锋之意。行，行列。戎，战车。

〔6〕“加太尉”句：西晋初于长安置雍州，永嘉之乱后，雍州流民涌到樊沔一带后，孝武帝便在襄阳侨立雍州。

〔7〕匈奴堡：确址待考，大约在今山西临汾县或襄汾县一带。

勃勃帅骑四万袭上邽，未至，嵩与盛战于竹岭〔1〕，败死。勃勃攻上邽二旬，克之，杀秦州刺史姚军都及将士五千余人，因毁其城。进攻阴密〔2〕。又杀秦将姚良子及将士万余人，以其子昌为雍州刺史，镇阴密。征北将军姚恢弃安定，奔还长安，安定人胡俨等帅户五万据城降于夏。勃勃使镇东将军羊苟儿将鲜卑五千镇安定，进攻秦镇西将军姚湛于雍城，湛委镇奔长安。勃勃据雍，进掠郿城〔3〕。秦东平公绍及征虏将军尹昭等将步骑五万击之，勃勃退趋安定，胡俨闭门拒之，杀羊苟儿及所将鲜卑，复以安定降秦。绍进击勃勃于马鞍阪〔4〕，破之，追至朝那，不及而还。勃勃归杏城。杨盛复遣兄子傁击秦，至陈仓，秦敛曼嵬击却之。夏王勃勃复遣兄子提南侵泄阳〔5〕，秦车骑将军姚裕等击却之。

凉司马索承明上书劝凉公嵩伐河西王蒙逊，嵩引见〔6〕，谓之曰：“蒙逊为百姓患，孤岂忘之？顾势力未能除耳。卿有必禽之策，当为孤陈之；直唱大言〔7〕，使孤东讨，此与言‘石虎小竖，宜肆诸市朝’者何异！”承明惭惧而退。

秋，七月，魏主嗣大猎于牛川，临殷繁水而还〔8〕。戊戌，至平城。

八月，丙午，大赦。

宁州献琥珀枕于太尉裕〔9〕。裕以琥珀治金创，得之大喜，命碎捣分赐北征将士。

裕以世子义符为中军将军，监太尉留府事。刘穆之为左仆射，领监军、中军二府军司〔10〕，人居东府，总摄内外。以太尉左司马东

〔1〕竹岭：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。

〔2〕阴密：县名，治今甘肃灵台县西南。

〔3〕郿城：县名，治今陕西眉县东渭河北岸。

〔4〕马鞍阪：地名，在今甘肃平凉县境。

〔5〕泄阳：据《晋书·姚泓载记》，当作“池阳”。池阳，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。

〔6〕引见：召见（索承明）。

〔7〕唱大言：说大话。

〔8〕殷繁水：河流名，在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北境一带。

〔9〕琥珀（hǔ pō 虎破）：古代松柏树脂的化石。

〔10〕二府：指刘义符的中军府，监军府。